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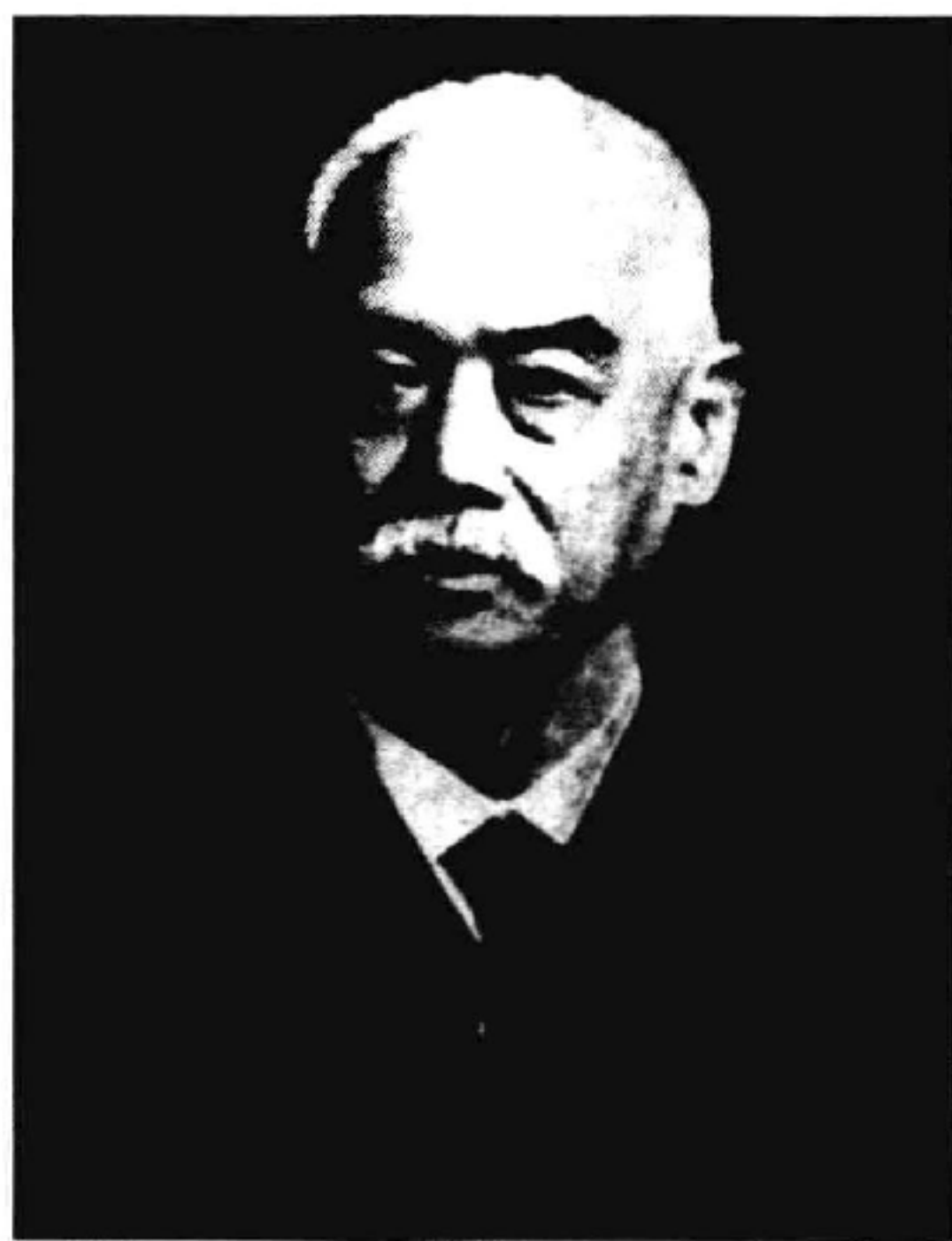
容闳赴美采购机器

容闳(1828-1912)是近代中国一位充满抱负的爱国者(1828—1912),广东香山。1847年,19岁的容闳远赴美国留学,毕业于耶鲁大学,成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。容闳1854年回国时,正逢太平军和清军浴血城池,战乱频频。西方列强则虎视眈眈,觊觎中国,容闳深为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。

1863年春夏间,正在徽州经商的容闳接连收到信件,是他早年好友张斯桂和李善兰写

来的,言道:正在安庆大营的总督曾国藩闻慕僚举荐,对接受西式教育的容闳很感兴趣,有意见他,请容速往安庆。6月,容闳从九江坐船赶到了安庆。令他十分欣喜的是许多久未见面的老友都来迎接他,其中不仅有张斯桂、李善兰,还有徐寿和华蘅芳。

容闳初次被引见曾国藩,彼此言语不多。曾国藩有善于观相之能,他从头到脚审视容闳“长达几分钟”,继而说:“我从你的相



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



To Cash paid Expenses for
 for 1864-5 \$ 3346.20
 Machine travelling Expense. 2845.18
 1/2 month Salary 5000.00
 add \$1500 Passages for 1st time \$ 11191.38
 Shanghai
 Remitted Payment
 Shanghai 20th September 1865
 Young Wing

容闳为江南制造局采购机器时的费用帐单

貌可以判断，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，是一个勇敢且有指挥才能的人”。不久，曾国藩再召容闳，他向容闳提出一个问题：“你认为当前什么是对中国最有益、最重要的事业，应如何着手”。容闳到安庆后，在与好友的畅叙中，已知曾国藩有意在上海办一座“西式机器工厂”（即后来的江南制造局）。此时便将自己想法和盘托出：“依我在国外观察，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，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，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。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，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，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。简言之，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，以立一切机器之基础也”。曾国藩听罢甚喜，他对容闳道：我对此不甚了解，建厂之事你与华（蘅芳）、徐（寿）二人多行商议。显然，曾国藩十分满意有留学背景、通晓中西的容闳，这正是他急需的特殊人才。

两个星期后，容闳即被授权，负责出国采购机器事务。几乎同时，两封加急公文也交到容闳手中，凭公文令可领取购买机器的全部款银，总数为68000两，其中半数由上海道支付，另一半由广



东藩司支付。

容闳于1863年10月抵上海，然后积极筹备启程赴美。因他准备先行英国了解一下机器状况，故选择了先抵香港、新加坡，然后横渡印度洋，溯红海至埃及，由亚历山大港换轮船去法国马赛，再经英吉利海峡到达了英国。容闳在英国休整了一个月，其间，他详细考察了英国惠特沃斯机器厂，会见不少英国朋友。容闳在1864年的初春终于辗转来到美国纽约，此时恰巧是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十年。

容闳在上海时，曾结识一位美国工程师约翰·赫金斯先生，当他得知容闳赴美使命后，表示一定尽力相助，两人商议并很快达成合作协议。其时，赫金斯已先于容闳到达纽约，并已开始设计绘制机器厂的机器图样。1864年，正是美国历史上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年，几乎所有的机器厂都在忙于政府的定单，其它急切机器订单都无法成议。容闳心中甚为焦急，他和赫金斯两人整日奔波，四处联络。终于，他们取得了马萨诸塞州菲奇堡城的普特南姆机器公司的承诺，签下了容闳手中的机器订单合同，而机器的生产制造时间则需要六个月。

容闳为江南制造局订购的机器达130多种，直到1865年春才全部造成。容闳随即将机器托船装运，从纽约直接运往上海，他自己随另一艘轮船回国。

容闳从美国购回的这批新式机器约在1865年的6、7月间运抵上海，归并制造局。一年多后，制造局移址高昌庙扩建，机器随迁新厂。江南制造局日后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机器厂，容闳可谓“功不可没”。因而事后曾国藩特意为容闳专折呈奏，报功请赏。曾于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（1867年1月26日）奏称：

“花翎同知銜容闳，熟悉泰西各国语言文字，往来花旗最久，



颇有胆识。臣于同治二年十月，拨给银两，飭令前往西洋采办铁厂机器。四年十月回营，所购机器一百数十种，均交上海制造局收成备用，查该员不避险阻，涉历重洋，为时逾两年之久，计程四万里之遥。实与古人出使绝域其难相等，应予奖励，以昭激励。”

在曾国藩的保奏下，容闳被破格提升为五品官员的候补同知。从一“无足轻重”的留洋学生，一下擢升为五品官员，这在清廷官员提拔上是颇为少见的。



第二章

移地建局

